
搜索插图的艺术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paper: The Art of finding an illustration – or just Google it!*

译者姓名: 冯亚惠 (FengYahui), 杭州图书馆编目中心, 杭州, 中国

Carina Bromark

Section for Maps and Pictures, 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
Uppsala, Sweden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finding an illustration – or just Google it!”

Copyright © 2013 by **Feng Yahui**.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摘要: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是瑞典少数几个能提供珍稀特藏的图书馆之一。这些珍稀特藏包括早期印刷本、手稿、图片、地图和乐谱。

图书馆收集并整理了数量庞大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图片文献, 包括水彩画、绘图、版画、平版印刷图片和照片等。图书馆只对部分图片文献作了登记, 有些学者想要查找图片时, 会有指定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查找。相比于馆藏的其他类型的图片文献, 书中的插图和手稿中的图片常常是最不易被发现的, 但却经常遇到读者索要此类图片的检索需求, 馆员需要考虑从何处可以查找得到。

检索图片文献时, 找到一种提高图片检索命中率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决定为图片文献创建目录并数字化。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是瑞典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该馆的馆藏文献资源能为广大民众获取利用。我们知道 Google 搜索是网络上查找信息最普遍的方法, 因此 Google 搜索也是查找图片文献的一个捷径。如果为每张图片单独编目势必会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选择了对一本手稿或一本书中的所有图片创建一条书目数据的做法。

关键词: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图片编目, 信息检索, 图片

搜索插图的艺术

卡琳娜·布罗马克（地图与图片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乌普萨拉，瑞典）

摘要：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是瑞典少数几个能提供珍稀特藏的图书馆之一。这些珍稀特藏包括早期印刷本、手稿、图片、地图和乐谱。

图书馆收集并整理了数量庞大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图片文献，包括水彩画、绘图、版画、平版印刷图片和照片等。图书馆只对部分图片文献作了登记，有些学者想要查找图片时，会有指定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查找。相比于馆藏的其他类型的图片文献，书中的插图和手稿中的图片常常是最不易被发现的，但却经常遇到读者索要此类图片的检索需求，馆员需要考虑从何处可以查找得到。

检索图片文献时，找到一种提高图片检索命中率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决定为图片文献创建目录并数字化。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是瑞典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该馆的馆藏文献资源能为广大民众获取利用。我们知道 Google 搜索是网络上查找信息最普遍的方法，因此 Google 搜索也是查找图片文献的一个捷径。如果为每张图片单独编目势必会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选择了对一本手稿或一本书中的所有图片创建一条书目数据的做法。

关键词：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图片编目，信息检索，图片

1 引言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一直致力于成为欧洲顶级一流的学术图书馆，让大家能获取并向人们展示瑞典的文化遗产。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是瑞典少数几个可以面向学生、学者和广大民众提供稀有特色馆藏的图书馆。图书馆于1620年由瑞典瓦萨王朝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创立。自图书馆成立之初，通过捐赠、购买和呈缴的形式逐渐形成了古籍专藏，这些收藏包括了早期印刷本、手稿、图片、地图和乐谱等，它们现已成为瑞典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可以提供大众使用。

2 图片检索

图书馆收藏有数量庞大的图片文献，许多图片是以单张的形式出现，有版画、石版画、素描、明信片、照片和现代印刷图片等图片类型。图片内容多为人像、地理景观和历史事件。图书馆一般不对图片集里的每张图片进行编目，因为绝大部分的图片只是做了粗略的分类，仅仅对小部分的图片编制了详细的记录，所以只有少量的图片可以在图书馆的图像数据库被检索到。

在图书馆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中拥有种类多样的图片，有动植物的挂图、手稿或书籍的插图、地图集、日记、游记中的风景照、乐谱附带的艺术插画等，但是这些图片很少被单独进行编目，一般无法直接通过检索工具查到特定的图片，往往需要检索某一特定主题的大量图书或者查看某个特定的档案。

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可以帮助学者和大众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图片。令馆员困惑的是当他们接到一个图片的检索需求时无法确定可以在哪个馆藏资源中找到它。由于只有少部分的图片得到编目揭示，所以检索图片这项工作非常低效。对于馆员来说，图片检索的馆藏范围过于宽泛，常常难以确定在某个查询上到底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3 图片编目

图片一直是被淹没在文本中的。文本编目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却没有对图片进行编目的传统，在知识组织研究领域，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文本。因此隐藏在图书馆书中的图片文献还不为大多数人知晓。但是图片文献的实际需求还是存在的，庆幸的是数字化技术的进展促使了图片文献的数字化发展。

作为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向来关注文化遗产的研究、教育和大众利益。虽然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已经存在并发展了一段时间，但图书馆图片文献的编目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地发展。尽管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中图片的数量在与日俱增，但远远不及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到的图片数量增长速度。图片文献编目工作的滞后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它的耗时造成的，一方面馆员需要化费很多时间用于检索图片，另一方面馆员来不及对图片编目加工，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矛盾难以解决。

4 研讨会

为了让大家都来关注书籍插图的搜索问题，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在 2007 年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研讨会，会议议题为“书籍中的图片—查找插图的艺术”。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是读者与研究的图片需求和图书馆怎样通过合作方式解决图片检索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会议代表、出版社和图书馆交流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书籍插图。

研讨会上达成了什么观点呢？有学者强调，图片编目工作应该坚持客观描述抵制对图片的主观理解。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客观？笔者认为，图片编目时一定的主观解释是必要的，以便能够准确描述一张图片。编目规则向来对在没有题名页的情况下有如此规定（注：题名页上的信息需要客观描述，未出现在题名页上的信息不需要得到揭示），尽管如此，图片编目时必须揭示图片的相关信息内容，使图片可被检索获取。如果一条记录只是详细标明了某张图片的题名和一些不确定的描述，那么这张图片很可能与这条记录一起存在于数据库中，成为了一条不准确的描述信息，将不能被用户检索获取。

某些图片元素可能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熟知的，比如在善本中的图片元素对古籍研究者来说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就算学者们非常了解研究对象中的这些图片元素，图片并不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当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包含有图片资料，这些图片资料与其研究成果的主题可能是无关的。

一位图书出版商说，出版社常常将那些在其他书籍中出现过的插图使用到新出版的图书中。馆员也会经常收到用户需要查找新出版图书中某张图片的检索请求。显而易见，一张好的插图会被再次利用。因此，为确保这些图片能够容易被再次使用，图片编目工作有它一定的需求市场。

研讨会就图片的不同表现形式也进行了讨论。一本书里的某张图片也可以出现在某个图片档案中一个单页图片，这样可以被视为相同的图片吗？一张照片，也可以是一张明信片，这种情况怎么办？对于拿插图当图片对待的用户来说，他们只关心图片的内容，图片以何种形式呈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把图片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人来说，也许就想知道它是如何被使用，这一点对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记录下图片的所有相关信息。

5 问题

目前困扰管理图片文献的部门和工作人员的问题是不知道何处去查找图片。最好的

情况是，他们轻松地找到了所需图片，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会因为图片参考信息不准确而找不到，或者因为图片可能根本不存在而白白花费时间与精力却无功而返。对图片模糊的信息描述加上部分图片未被编目，导致图片检索工作效率低下，费时费力。应该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呢？

图书馆的图像部不断地应用户需求生产出图片数字文档，有必要为这些文档建库使之便于检索。由于某些图片被扫描成电子文档后没有保存起来或者保存的方式不便于再次检索利用，所以这些图片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被扫描。虽然 CD 可以存储流行图片，但是它的外表并不能显示图片信息，不能让人一目了然，以致于馆员由于不知道图片的数字副本已存于 CD 中而再次对图片进行扫描。

6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解决方案

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发了一个图片数据库。创建该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让那些单张散落的图片可被检索获取。首先是对图书馆大量收藏的素描和油画编目并数字化。通过建立图片数据库，图片能被学生、学者和大众在互联网上检索获取。

鉴于以上所述，图书馆为了解决图片查找、检索和扫描工作优化的问题，决定保存所有数字图像文档，原始作品则通过编目进入图片数据库。开始由于完成图片的检索请求需要耗费馆员较多的时间，因而引来了一些反对声，但图片数字化之后好处变得越来越明显，终端用户可以在网上自行找到所需的图片，无需获取图片原件。

现在图书馆可以按以下这个方法处理图片：如果一位手稿研究人员希望从图像部复制一张插图，图像部门的馆员即对这张图片编目并将它的扫描件或照片件传递给研究者。即使只有一张需扫描的图片，馆员可以选择同时将此书中的所有图片编制目录并数字化。这样的话，馆员只需编制一条书目记录就可反映整本书所包含的图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对图片做了编目，并不是对手稿本身进行编目。如果在数字手稿目录库里已有一条书目记录存在，那么这条图片记录会自动与之关联上。

图像数据库中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数字产品，有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片，譬如达尔文的签名和各种书的题名页。目前尚未完全理清某种馆藏类型的数字产品资源是否可以放进图像数据库，有时也很难决定哪些资源或哪个部分的资源值得编目并保存数字备份。

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馆员花了很多时间去编制目录和图片数字化，却没有一个用户提交对数字化图片的需求。即使这种情况，图片也是被认作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被某些人需要。如果图片有其特别之处，它就应该收录到图像库，也可以满足馆外用户对图片的需求。为解决一个图片检索需求馆员投入了很多精力，当然希望从他们的努力中得到一些回报。

不仅仅只由用户提出要求让图书馆去选择哪些图片应该数字化，图书馆也应有计划性、主动地对所有馆藏的图片编目并数字化、有序化，可以显示出图书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猜测用户会对什么图片感兴趣是不可能的事情。

7 用户培训

图书馆向学者、学生和大众展示的图片不仅仅局限于图片馆藏，也包括书籍和手稿中的图片，当然这种传统做法并不适用所有图书馆。我们试图在用户培训中使用馆藏中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图片，数字化的图片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向用户显示图片的更多信息，不用再去查找那张图片原件，防止了图片的损坏。

8 与图片原件共存

较物理形式馆藏的图片，图像库中数字化的图片记录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二者是相得益彰，互相补充。通过检索含有图像信息的书目记录，登录您的电脑或智能手机就可查找到图片而无需再次拍摄或扫描，关键原因在于图片原件和数字化图片及图片书目记录之间存在着关联。举个例子，在一个物体上贴上 QR 码（Quick Response，一种二维码），如果数据库中存在着一个数字文件，就很容易被扫描器阅读，如果不能被扫描器阅读，则需要对其扫描并编制一条记录到数据库。

9 大家一起来Google

谷歌(Google)是网络上最流行的搜索工具，许多人不论找什么都会在它那个简单的对话框输入些什么。虽然谷歌上会有许多不相关链接，但是只要被多数人喜爱，图书馆就可以利用它检索馆藏，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图书馆图像数据库能被谷歌搜索到，同时还需要许多图片传播平台。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财力与时间。目前图书馆的图片可以使用搜索工具检索，如谷歌、Europeana 的平台，也可以在图书馆网站上的图像数据库中检索。

10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图片编目并数字化，替代为用户查找图片的重复性工作。为了简化编目工作，可以对一本书的所有插图编制一条书目记录，同一册中的图片可以集结在一起并保持内容关联。一张用户请求而馆员花了几个小时查找、检索并处理的图片随后可以在谷歌上被任何人轻松查到。

参考文献：

- 1 谢尔曼, 尤里卡. 从藏书票到皇室人像—瑞典国家图书馆馆藏图片文献的回顾及编目与索引的分析研究. [D]乌普萨拉大学, 2007
- 2 勒纳, 弗雷德里克·安德鲁. 图书馆的故事：从发明写字到计算机时代. [J]纽约, 2011(1998).